

『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今启幕

十大垂直赛道落地各区，一区一特色紧盯产业风口

无论是2025年度营业收入在2亿元以内的文创企业、个人注册工作室、高校创业团队，还是个人，今天起至5月31日均可报名参加第四届“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

自2023年举办以来，“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已累计吸引3200余家企业报名，挖掘出互影科技、有源文化、喜悟文化等一批行业优质企业，成为上海文创产业的创新孵化器与人才蓄水池，实现了以赛引才、以赛兴业、以赛促融的良好成效。本届大赛将延续“创新奔涌 踏浪生花”主题，并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紧扣文创产业新业态、新趋势，构建全域创新生态，致力于成为推动上海文创产业精细化、垂直化、融合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届大赛以“破圈融合”为核心理念，打造“一区一分赛，一区一特色”的创新模式。围绕各区重点产业方向设置十大垂直赛道，实现赛道定位与区域产业优势精准契合。具体而言，“原创IP运营+”由长宁区承办，重点关注原创IP全链条运营与价值转化；“文创赋能时尚消费品+”由静安区承办，主要聚焦国潮新消费，以科技赋能文创研发；“音乐创新+”由虹口区承办，着重探索音乐与多元业态跨界融合；“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由杨浦区承办，侧重鼓励网络精品内容开发及国际传播；“游戏开发+”由徐汇区承办，重点围绕全终端游戏创新及AI赋能；“影视创制+”由松江区承办，倡导在传统影视模式基础上融合运用AI生成、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的创新探索；“数字文化出海+”由临港新片区承办，着力助推数字文化贸易与中华文化IP全球化；“数字广告+”由普陀区承办，着重促进AI、大数据与广告技术融合；“文化演艺+”由黄浦区承办，致力推动以突破性创新重塑演艺产业边界；“智能未来+”赛道则定向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文创深度融合。

本届大赛构建覆盖赛前、赛中、赛后全周期的资源链接平台，打造十大专属赋能服务，通过建立“推介会+创投汇+私董会”产业活动赋能体系，实现赛事服务的全方位迭代升级，为参赛项目提供全链条、常态化、可持续的发展支持，以精准化服务为项目成长持续注入动能。

此外，本届大赛还新增了产业数据洞察专属服务。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将对参赛项目进行深度分析，形成《上海文创产业创新创业趋势报告》(暂定)，为政府决策、园区布局、资本投向及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指引性参考，推动赛事实现从“资源链接”到“智慧引领”的重要升级。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方楚雄在田子坊写生

■方楚雄笔下的田子坊

近日，在每日人流量达到2.5万人次、充满烟火气的田子坊，一位手持毛笔、对景写生的画家，成了喧嚣中一道独特的静默风景。国画名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方楚雄在田子坊写生的一段视频，引来不少网友“围观”。

这是方楚雄第一次走进田子坊。对于这位七旬画家而言，眼前的一切既新鲜又充满挑战。“在这里，我看到上海不仅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只有高楼大厦，还难得地保留着老式弄堂的历史文脉与肌理。”暖棕色的砖墙、随处可见的创意工坊、遛狗的居民、拍照的游客，都让他感到一种鲜活的都市生命力。

然而，当真正要落笔时，方楚雄却遇到了一个“新课题”。如此逼仄、繁杂的弄堂景象，没有一定的写生能力是画不下来的，但这份难度反而激发了他的兴致：“那么小的弄堂，没有空间进退，但我觉得很有趣，一定要攻下来。”他在弄堂里踱步，最终在陈逸飞故居门口立定，静坐下来，开始思考如何用手中的毛笔，去驯服这片看似毫无章法的都市肌理。

广东画家方楚雄的上海行—— 弄堂深处寻画意 生活处处是画境

这一坐，便是两个多小时。方楚雄没有像摄影师那样被动地复刻现实，而是像一位高明的导演，在取舍与组织中构建画面。他深知：“能够在平凡中发现美，这是画家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要带着感情去感受生活，去热爱生活，才能到生活里面去发现这种美感。”正是这份对生活的热忱，让他笔下的田子坊速写，既有速写的现场感，又有国画的写意韵味。

方楚雄与上海的缘分，远比一次写生来得深厚。虽然自1991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后，他几乎未曾踏足这座城市，但海派艺术的基因，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我最早的艺术滋养，其实来自海派。”他动情地回忆，自己的两位启蒙恩师王兰若、刘昌潮，都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他们将海派艺术的精华带回潮汕，也让年幼的方楚雄“第一口奶”学习的都是海派艺术，笔下绘的是海派韵味，临的是吴昌硕、任伯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此番上海之行，也是一次艺术上的寻根。

此行上海，方楚雄与几位广州画家结伴，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参观了上海美术馆“云藏千年——朵云轩库藏珍品展”，一睹朵云轩的珍藏；也去了上海博物馆东馆，在其气势恢宏的绘画、雕塑、青铜常设展中流连忘返。这些海派艺术精髓与眼前田子坊的弄堂景致，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回响。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前，方楚雄创作于1999年的国画《藤韵》，亮相于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举办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这幅以热带雨林丰饶植被为描绘对象的作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美术的代表作之一。从《藤韵》中那片繁复的自然密林，到田子坊这片同样“密密麻麻”的人间烟火，方楚雄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生命礼赞。而这趟上海之行收获的感悟与速写，也将如他所说，“慢慢消化，转化成未来创作的养分”。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在博物馆写生 能否从“奢侈”成为日常

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

周一通常是博物馆闭馆日，但这个周一，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罗马 罗马：从奥林匹斯到卡皮托利”展厅内出现了少见的一幕：十二位画家静静地站在古典雕塑前，在画板前以素描记录线条与光影。这场名为“神形共鉴·文明奔流”的写生活动，通过直播向公众开放。

看似是一场小型艺术创作活动，却引发讨论：对于国内大多数美术生和艺术爱好者而言，带着画板走进博物馆写生，为何依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当博物馆逐渐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否可以成为艺术学习与创作打开更多可能？

对于长期从事绘画教学的艺术师来说，直接面对博物馆藏品写生，也是一种稀缺体验。

“我们现在用作绘画道具的一些石膏，经过不断翻制，到现在学生临摹的用具已经有点变形了，比例上都会有点误差。”艺术家庄廷峰感慨。青年艺术家桑侃正对着朱庇特的雕塑，修饰着画作的局部细节。他说：“写生写的不只是形，更是神。这种震撼感，在照片里很难感受到。”

在欧美许多博物馆，观众在展厅里进行速写是一种被普遍允许的文化行为。比如，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机构通常允许观众使用铅笔和小型速写本进行写生。如果需要画架、颜料或进行较为正式的临摹，则需要提前申请临摹许可。为了防止伪造，临摹作品的尺寸必须比原作大或小至少五分之一。临摹者不能复制画家的签名。临摹者带着画布进入时，画布的正反面都会被盖上授权章、日期以及博物馆管理员的签名。作品完成离馆前，还必须盖上有出馆日期的印章。

相比之下，中国博物馆在这方面仍然相对谨慎。从事博物馆讲解工作十年的严蔚看到，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人流



■青年画家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写生

量。上海很多热门展览，人流量非常大。如果有人在展厅里架画架写生，很容易影响参观动线。此外，博物馆还需要考虑文物安全、管理成本等问题，开放写生活动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现场管理人员，也可能增加潜在风险。

但是，随着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市民对深层次文化体验的渴求正在倒逼文博机构进行服务升级。此次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的尝试，正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拥有丰富海外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刘双双认为，如果未来希望让更多公众参与类似活动，可以借鉴国际博物馆的成熟经验。“首先要有申报制度，不是随便进来就能画。”他说。例如，可以通过预约申请、限定人数、规定材料等方式进行管理。同时，对于完成的临摹作品，也可以像一些海外博物馆一样，在画作背面加盖“临摹”标识。在时间安排上，可在工作日早场或闭馆前开放短时写生活动，或为艺术院校及青少年教育项目设立专门时段。在开放初期，可先放开铅笔、木炭条等速写，逐步培养观众在展厅内写生、同时互不干扰的参观礼仪。这样的制度既能保证文物安全，也能让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本报记者 赵玥